缝进时光里的爱

文/吴婷芳

夜班到家，发现父亲房间的灯依旧亮着。微黄的灯光下，他戴着厚厚的老花镜，左手拿着针，右手拿着线，一遍又一遍地想把线穿进针眼，却老是穿不进去。他也不恼，仍在不断地努力着。

看着父亲早已全白的头发，被生活压弯的腰身，粗糙开裂的手，还有怎么也穿不进的针线，我心里突然有些泛酸。原来无情的光阴已经悄悄带走了我那年轻的父亲。

我赶紧走过去帮父亲穿好针线，又小心翼翼递到父亲的手中。父亲拿起我不小心划了道口子的帆布包开始缝补起来。一针一线，补缀着时光的寒凉，拾掇起岁月的记忆。

看着在灯光映照下，打在墙上的微微晃动的身影，恍然间忆起童年时的那个冬天。

那年天气特别寒冷，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大雪，路上除了铲出的一条小路，其余都是皑皑白雪。为了让我不被冻着，母亲扯了匹花布，又拿了些家里新收的棉花，给我做了件厚实的大棉袄。

幼时我特别淘气，翻墙爬树，摸鱼钓虾，上蹿下跳，母亲总说我是个泼皮猴儿。这不刚穿上的新棉袄就不知何故，袖口处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，里面的白棉花许是嗅到了自由的气息，迫不及待地逃出袖口，一时间我的袖口瘪下去好多。我似乎瞧见母亲满脸愠怒，我料想母亲又要拿出搓衣板，命我在灶头前跪上一晌午。我想想有些害怕，便一直规规矩矩地躲在父亲的身后，寻求他的庇护。

父亲看我躲躲藏藏的样子哭笑不得。只好让我先把衣服脱下来，接着他想用母亲常用的针线给我补一补。那时母亲还健在，家里缝缝补补的事情一般都是母亲的活计。为了我，从未做过针线活的父亲第一次拿起了针线。

那时父亲满头黑发，走路时背也总是挺得很直，穿针引线也极为灵活。只不过那缝补的手艺却是一言难尽。不同于母亲缝的那种细密的整齐的针脚，父亲缝的针脚长长短短，高高低低，犹如狗的牙齿参差不齐，完全没有美感可言。

值得庆幸的是父亲及时缝补让我逃过了数日的责罚。不过后来母亲洗衣服时还是发现了端倪。母亲把我和父亲都狠狠骂了一顿。母亲对父亲的知情不报行径甚为生气。为了让父亲多长点记性，母亲决定以后家里的被单、衣服、袜子有要补的，父亲都要在旁边跟着学，于是，这些活计便陆续移交到父亲手上。我那可怜的父亲，受我拖累，活脱脱从乡野汉子，变成了缝补高手。

后来父亲的手艺日渐精进，他还给我缝过沙包，缝过被人拉扯坏的玩偶，缝过放餐盒的手提袋。近些年我睡眠不太好，他还给我缝了一个野菊花枕头。

可是一转眼父亲就老了，岁月的积雪已经堆满了他的头顶，我的眼泪不禁落了下来。父亲就像傍晚归家的倦鸟，很是疲惫，很是沧桑。

灯光中父亲还在一针一针缝补着，针脚很细密，速度却比以前慢了不少。我的父亲终究是老了，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只能用岁月缝出一条狭窄的阶梯，缩短我与他的距离，多点陪伴，多点包容。缝住时光，留住温暖。

“吵”出来的幸福

文/王文莉

婆婆是个说话快、走路快，做事麻利的“急脾气”，公公属于讲话慢、吃饭慢、遇事则慢条斯理的“慢性子”。虽说夫妻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，他俩却属于“三天小吵，五天大吵”的典型范例。

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实在看不惯他们动辄因小事争吵，相互指责，偶尔还会来一场“冷战”的相处模式。在我的认知里，夫妻应该是和睦相处，整天吵架的婚姻很容易伤感情。老公却很有把握地说：“放心吧！夫妻没有隔夜仇！他俩几十年都这么过来的，慢慢地你就适应了！”我心里颇不以为然，认为他言过其词，目的是为了掩饰公婆吵架的难堪。

不料，我很快发现公婆吵归吵，吵完却都像没事人一样：婆婆做饭洗衣，公公就劈柴担水；公公修理农具，婆婆就递送工具；公公抽旱烟袋，婆婆就取烟丝；婆婆爱看戏，公公每天准时打开戏曲频道……虽然他们整天你嫌我快我还嫌你慢的“互不待见”，但是生活中配合默契。在日常争吵中，家里和地里的活计有条不紊地进行，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。

今年，我因为工作要经常出差，请婆婆暂时到市里帮忙接送孩子。听说公公在家变得坐卧不安，整天嘟囔老太婆不识字，会不会不小心走丢。婆婆则惦记公公吃不惯大嫂做的饭，抽旱烟太厉害会伤身。老两口通电话，破天荒地没有吵架，而是相互嘘寒问暖，却都不好意思张口让对方陪着自己。考虑到老两口谁也离不开谁，我将公公也接到了市里。没想到住了两周，他就不想待了，惦记着要回老家收麦子，婆婆也背着我们偷偷地打了包袱卷。

看着婆婆的包袱卷，老公哭笑不得地说：“妈，你放心跟我爸回老家吧！您孙子由我们自己想办法接送！”婆婆喜出望外地说：“儿子，不是当妈的不帮你们，只是我俩吵了一辈子，忽然没人吵架心里发慌！”其实我和老公也认识到，公婆的相处是一种根植于婚姻的相濡以沫！自己再怎么辛苦也要克服目前的困难，不能让老两口变相“分居”！这也是我们为人子女应尽的“孝道”！

如今，度过金婚的公婆住在老家，每天依然相互拌嘴，婆婆的“急脾气”一点也没改，公公的“慢性子”也依旧。吵架的情景剧也频繁上演，偶尔他们还在电话里相互“投诉”，我们也习以为常地只做听众。

“急脾气”婆婆碰上“慢性子”公公，还真是一对儿“幸福”地吵闹了一辈子的夫妻啊！

落日也辉煌（组章）

——写给耿林莽先生

文/陈劲松

梦

梦展开巨大的翅翼。

梦的翅翼有银子的光芒，它改写了你居室里的夜色。你常常在深夜推开梦的门，去寻觅六岁时的我，那个怯生生的瘦瘦的农家小男孩。而我在田野里采撷阳光、露水，把它们种在你的窗外，长成郁郁森森的无花果树，结出钟乳石样的果实。（你说，那是我辞却一树繁花的炽热后，默默无声写出的诗……）它们整日摇曳在你的窗外，从春到冬，那厚重如铁的叶片，被风吹出了金玉之声。

无梦的夜晚，披衣静坐，你说：夜是阴冷潮湿的古堡，而古堡无门……

老人与海

大海喧嚣，如同一种永不止息的追问，也如一种自问自答，有亘古的大孤独，无人倾听。倚海而望，你细数着浪花与涛声。数十年时间，满头青丝上已落下了皓然白雪。你在海之一角，听海，写诗。

大海的指尖跳动，弹拨着浪花——那些青色与白色的琴键。大海沉静，是一面幽深的青铜之镜，在那梦幻般的深处有用流沙建造宫殿的孩子。

大海退潮：梅的白色小花零落。望梅的老人已蹁跹远去。

大海潮去潮来，岁月花谢花开。那面海，在等一个远行人回来。

深夜给一位老人写信

1 一盏灯醒着。一支倾诉的笔的醒着。一张雪白雪白的纸醒着。而夜，恬静地睡去。给一位老诗人写信，给一位大海之滨的睿智的老人写信。高原之上，隐去那些曾经的风暴和内心的暗伤。我尝试着把雪莲的芳香，以及十万雪山的祝福全部搬运到雪白雪白的纸上。老人让我守住自己的梦，像一张雪白雪白的纸那样，即使面对一整个漆黑如墨的夜，也要守住内心纯洁的白。

2 大海之滨，海浪喧嚣。一位老人，沉静如一块寂寞的礁石，面对着苦难隐伏的生命的海。白发的老人呵，您头发上凝结的是命运的盐粒么，还是生命中的另一场雪？一块沉静的礁石，坦然面对那些咸涩的浪与苦寒的风。

3 微笑如花。暖暖开放的花，在生命中永不凋落！扶您下楼，那二十余级楼梯，让我想到——陡峭的人生！

水一样的阳光擦亮天空。与那位老人在九月的大海边行走，心境澄明。天空干净。诗歌的光芒里，两枚雪花，相互被照亮。

落日也辉煌

这耀眼的辉煌，孤独，却并不自怜。落日下山，它黄金的脚步声在天空回响。渐渐暗淡的烈焰，是猛虎暮年之斑纹。

那最后的光芒和温度，依然不偏不倚，保持着公正的温情。“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轮落日，做一个怀抱落日下沉的人吧。”① 凝望落日的老人，早已释然，他平静地燃起一盏灯。

“怀抱落日：我的落日便是那苦吟多年的诗了，我已经将她留在一个引颈向阳的男孩的心坎上了。（在那里，很安全）”②

落日也辉煌，即使面对着沉寂的深渊，隐没，但永不熄灭。大地隐入黑暗，那些恒久静默的山川、河流、草木，每温习一遍落日，那辉煌便复活一次。

注：①②引自耿林莽先生《落日也辉煌》

江之源 原创
投稿邮箱 gemrbs@163.com